

七种人生,女性生存状况的七个维度

■姚璐

当谈论女性主义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三个误区:

一是以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来臆断整个世界的女性地位情况。比如许多生活在相对平等的中国一线城市的人们,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认为对女性主义的探讨都是无病呻吟,因为“我们已经很平等了”。但实际上,世界许多地区的女权状况糟糕到令人心寒甚至咋舌的地步。

二是狭隘地将自己所在的地区与某个特定区域进行比较,得出肤浅的结论。比如看了几部反映印度或中东女性地位的电影,就得出一些诸如“我们的女性不用戴头巾、可以夜晚独自出门,所以地位高、生活幸福”之类的结论。但实际上,我们不能总是热衷于从向下比较中获得幸福感,因为我们也处于女性平权运动中的某个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讨论和解决。

三是只看表面现象,觉察不到许多隐性的“不平等”,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些“不平等”添砖加瓦。比如中国女性乍看就业率比其他一些国家更高,但对“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议论和苛求,实际上是让女性陷入了“假平等陷阱”。比如,对“年轻貌美”的趋之若鹜等,同时意味着社会审美的单一,意味着女性只有短暂的一段“黄金时光”,自身价值并不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而对于男性来说,年龄却并不是“泰山压顶”般的压力,男性可以更自如地应对“变老”的过程。

这三个误区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社会的女权状况、我们所认知到的女性主义理论,未必具有

代表性,也未必正确。

如今,世界各地的女性生存状况千差万别。100多年前,女权主义先驱、哲学家波伏瓦所生活的法国巴黎,“良家女性”还不被允许晚上出门。而100多年后,印度社会依然普遍认为女性不该在夜晚独自出门,非洲某些地区甚至还时兴灭绝人性的女性割礼。时间看似在向前推进,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地区甚至不如100多年前的巴黎呢?

我们如何立足于整体,去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女性权利的问题?个人的生活圈子和阅历终究有限,我们往往不得不借助阅读、电影、纪录片、旅行等各种形式,去了解更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维度。当日本、埃及、印度女性还在平衡家庭与个人生活的天秤,开始尝试在顾全家庭的同时,寻找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时,法国女性已经潜意识地不想被“女性美”所消费。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世界的多样性。

本书没有选取那些拥有非凡成就的知名女性,而是在女权状况差异很大的七个国家,各选取了一位平凡女性,展示她们的故事和想法。这同时也是一本纪实摄影集。每一个故事结束后,都有一组摄影作品,向读者展示她们的日常生活。图像和文字相辅相成,构成了七个丰满的个体。

虽然乍看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观



《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
马蜂窝 王家敏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念可以千差万别,差异大到彼此都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日本社会普遍还把女人的婚姻与幸福划上等号,认为女性婚后就该辞职,在家相夫教子。当一个社会把某种生活方式定义为“普遍”和“正常”,也就等同于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因为如果她们选择婚后继续工作,非议甚至骚扰就会接踵而至。抛开枯燥的理论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跨越地域,看看太平洋彼岸的生活方式,然后重新思考——这种束缚了无数日本女性的枷锁,真的“正常”吗?

在纽约这个可以消解掉人的身份标签的城市,“女性”不再是一个被赋予刻板印象的群体。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不会被强调,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她有着与男性同等的追寻“美国梦”的权利。

但到了印度,我们会发现,哪

怕是相对开明、尊重女儿的家庭,也依然要求女儿婚前必须回家,并且与男性保持一定距离。如这书中所说:“在印度,大部分女性都遵循着家庭的传统安排,安于现状,从女儿、妻子、母亲到祖母,顺理成章地完成人生中所有身份角色的转换。卑微的社会地位,让她们忙碌一生,却忽略了自己。”要知道,“女儿”“妻子”“母亲”“祖母”这些身份,都基于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暴露出这些女权状况非常糟糕的地区现状——女人只是作为一个依附于他人的“第二性”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人”而存在。

在埃及,近年来国内形势的混乱,让女性对如何在个人、职场、家庭、社会和宗教等方面找到合适的位置感到困惑。即使是婚后依然在努力工作的女性,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这些地区的女性生存情况令人叹息,但到了法国,我们又发现,“性别平权”已经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话题。这里的女孩会下意识地与“女性美”的话题保持距离,防止“被消费”。她们更倾向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待自己,而非通过他人设定的评判体系来衡量自身。

当我们被某些固有观念困住、犹豫不决时,不妨通过这本书,来一次穿越的旅行,站在更高的维度上,了解世界,然后重新审视自我,审视自己的选择。

纵观女权主义发展这短短10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起

初,人们认为女性只能呆在家里,不能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女孩子在学校同样可以取得好成绩,获得学位证书;再后来,女性在社会上同样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做出有成就的事业。在历史车轮的推动下,我们的视野一步步被打开,越来越认知到性别并不能成为枷锁,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过:“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要使大家接受这个真理,就必须认识到,弄清楚一个人真正想要什么并不像多数人想的那么容易,而是人必须解决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对于身处一个刻板印象和社会期望非常强的社会中的女性来说,更应该警惕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期待。如果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乖巧、温柔、可爱、懂事、贤惠”等,那么,如此这般的女性,很有可能只是顺着社会期待去“塑造”了自己。为了摆脱这种特定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期待,我们更应该拓展视野,打乱固有的认知,理解自己的狭隘,重新用逻辑和理性去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倾听内心的声音,而不是用所谓的“大家都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来麻痹自己。

说到底,这就是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所表达的意思。通过阅读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上进行反思,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更好的选择。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哲学十五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楊立華教授繼《宋明理學十五講》之後第二本以“講”為題目的著作。“講”不同於“論”,需要以一種簡潔、直觀而不失深刻的方式向讀者傳遞出研究對象的基本內容以及作者的基本態度。而“講”是楊立華的長處,也是很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他總是能以樸素而有魅力的現代漢語準確地表達出中國哲學的哲理,並以之感染讀者。楊立華深耕講壇20餘載,用他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打動了一批又一批學生。今天翻開這本《中國哲學十五講》,我們依舊可以透過文字感受到楊老師講課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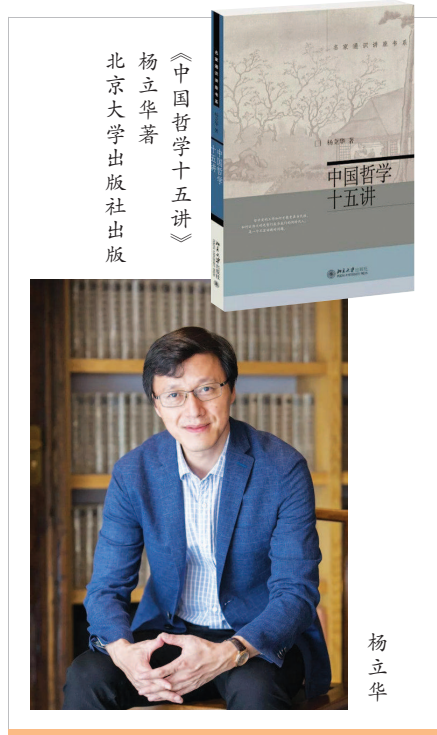
第一次聽楊老師“講”是在2005年末的北京大學第三教學樓,楊老師應哲學系學生之邀作以“穿越告子的叢林”為題的講座,講解孟子何以論證“性善”,教室里擠滿了各系同學,幸好當時講座的教室在一樓,無法進入教室的不少聽眾趴在窗邊聽完了整場講座。楊老師當年講座內容被部分收入了本書第三講《盡心知性:孟子的哲學》。2006年春季學期,楊老師擔任哲學系05級本科生“中國哲學史”課程的主講老師,我是選課學生之一,從那以後,連續聽了幾屆楊老師的“中國哲學史”。楊老師的“哲學史”總是講不完,他從來不是按部就班的“照本宣科”,一個人物一節課,把所有人給學生“捋”一遍。他的課,先秦部分總是孔子講得最多,老莊孟次之,

“中國哲學”如何講?

■趙金剛

而漢代僅僅講董仲舒而已,這樣一學期結束,下學期直接從王弼開講,跳過唐代進入宋明理學,而最後往往以王陽明收尾。可以說楊立華的中國哲學史課程充滿了他的哲學“偏見”,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國哲學十五講》則更加“過分”,漢代竟然徹底消失了。可這就是楊立華的態度,所有他“講”的人物都代表了他的理解和思考,更代表了他跟所講哲學家之間的一種“心有戚戚焉”。每一個他選進來講的人物,都是他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中具有深刻洞見、能反映中國哲學一般特點的人物,也是他持續用力和關注的思想家。對於中國哲學的初學者來講,當然要“先立乎其大”才能入其門徑,可這種“大”不意味著沒有重點的瀏覽,而是能深入中國哲學的內在問題域,深入了解中國哲學精神的普遍之思,了解哲學家關注的核心問題,而這才是楊立華選擇後給予學生和讀者的。例如,一般的中國哲學史課程和著作都不太關注嵇康,本書則專辟一講。這一方面是楊老師對嵇康的偏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他對中國哲學問題與脈絡的理解,在這一講,他還專門詳述了“自然之理”,

認為“自然之理或天理自然指的是普遍的、符合常識的經驗和邏輯”,這其實就呼應了宋明理學“天理的發現”,試圖揭示玄學玄理與理學天理的邏輯關係及其異同。而這樣的細節呼應在書中還有很多——精神的普遍展開其實就在這些問題的細致追索中呈現。“言”須有物,方能講得動人。若要有物,則須“好學深思”。此書可以說是楊立華不停思考、不斷進步的體現,比之當年所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向前探索,其中觸感最深的當屬他對莊子的理解。最初聽楊立華講莊子時,他“刻意”要講出與郭象理解莊子的區別,雖然他認為郭象的理解十分重要,但始終認為,如果按照郭注解讀,那莊子本人的意義何在?但那时的楊老師依舊從齊物講起,按一般“套路”理解莊子。本書則讓人眼前一亮,我們可以發現他用“知”貫穿了莊子思想,認為“知”是莊子哲學的關鍵,欲理解齊物、逍遙等問題,需要回到“知”的層次去看莊子,透過真知才能成就真我,確立無所對待的主动性,這樣可以看到莊子那里最積極的“自主性”。這就不是用虛無抑或所謂個體的精神自由來詮釋



《中國哲學十五講》
楊立華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楊立華

莊子了。

透過《中國哲學十五講》,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中國哲學研究者與學生、與讀者、與自我的不斷互動中的哲學探尋。“講”不是一種自我言說,而是自覺面對思想家、自我、聽眾的一種說理方式,這種方式具有一種“場域”,只有深刻的思辨與論理才能真正地打動人,並經得起檢驗。